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首页
- 学报概况
- 编委成员
- 编排规范
- 编辑学坛
- 编读往来
- 学报内容
- 在线投稿

学报内容

哈姆雷特身份的二项对立

作者:左金梅 添加时间:2006-3-8 19:28:23 点击:1408

[标题] 哈姆雷特身份的二项对立

[所属年份] 1999年 第4期

[作者] 左金梅

[作者单位] 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关键词]

[摘要] 本文从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二项对立的手法入手,从两对对立面—人民的王子和复仇的儿子、真实的自我和虚幻的影子—分析了哈姆雷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双重身份,说明了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身份的二项对立。

[正文]

《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优秀的悲剧从问世至今三个多世纪以来各种评论层出不穷,对哈姆雷特这一灿烂的艺术形象更是众说纷纭,其论辨的焦点集中在哈姆雷特既要迅速复仇,却又一再拖延的“奇怪”矛盾上。许多评论都力图解答这一核心问题,但至今莫衷一是。孙家诱教授在

《论哈姆雷特》中列举了批评家们对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的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的有:“性格太软,难当大任”;“过多的沉思损害了行动”;“不幸的命运加于他的病态的忧郁成了障碍”;“良心问题使他不能行动”(P. 51)。诸如此类的种种解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使人觉得有简单偏面之感。本文拟从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二项对立的手法入手,对哈姆雷特的身份作一浅析,希望能有助于对此问题探讨的深入。

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指的是任一系统中一对差异的确定,以及在此确定之中对某种价值的分析”(王阳, P. 4)。这种分析方法早在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的研究中就有显现。索绪尔将语言看作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的诸要素的统一体,而有连带关系的各要素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对立,“两类之间的对立可以使我们对每一类性质有更好的了解”(索绪尔, P. 170)。近些年来,二项对立作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不仅在语言学研究中被广为推崇,在文学创作及评论中的使用也比比皆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成对的范畴都是二项对立的体现。但就文学评论来看,明确分析作品二项对立的尚寥寥无几,就人物形象的二项对立分析更是罕有。本文试从两对对立面—人民的王子和复仇的儿子、真实的自我和虚幻的影子—来确定哈姆雷特的身份,以探寻其复仇延宕的问题。

一、人民的王子和复仇的儿子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原是威登堡大学的学子,忽然得知父王暴死,为奔父丧,回到了丹麦宫廷。这时的王位已被他叔父克劳狄斯(Claudius)占据,而自己的母亲在丈夫才死不到两个月就匆忙地嫁给了这个新王。父亲的死使他哀痛欲绝,母亲的草率新婚使他震惊悲愤,他怀疑宫廷里的这些突变是某人“耍的把戏”,他的疑虑,被他父亲夜间鬼魂的出现所证实,后来又通过“戏中戏”的试探,哈姆雷特确知父死母嫁和窃国夺位的反常现象概由克劳狄斯的阴谋造成。他立誓为父报仇,但又迟迟不付诸行动。他的犹豫、掷骰使他自责自恨和加倍地忧伤,导致这种充满痛苦的宕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查询

目录查询:

2005 年 01

关键字

查询

按年份查看: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哈姆雷特作为王子和为人之子的双重对立身份。

哈姆雷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热爱他的父王，尊敬、崇拜他如神圣，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有着这样的高雅丰采：

一头赫庇里昂(太阳神)鬃发，
头额是乔武(主神)的，
一对叱咤风云的玛尔斯(战神)眼睛，
身段架子十足象神使墨丘利，
刚刚降落在一座摩天的高峰上；
全部是一副十全十美的仪表，
仿佛每一位天神都打过印记，
拿出来向世界宣布说这才是一个“人”！

(第二幕四场)

如此优秀的父王不但自身横遭残杀，其心爱的妻子又被沾污，这不能不使血气方刚、忠心义胆的儿子“头脑冒火，血液沸腾”。当父王的鬼魂向他揭发了叔王的滔天罪行时，他惊骇得神态都失常了，他立誓听从父命，“拖起翅膀”，为父报仇：

一定的，我要从记忆的象牙简版面上擦干净一切琐屑无聊的记录，
一切抄来的格言，一切必得，
年少好奇留下的一切印象，
只让你对我提出的这一训令
单独留在我头脑的书卷中，
不掺杂下贱的东西；请上天作证罢！

(第一幕五场)

然而，坚定的复仇决心并没有使他立刻刀光剑影，杀人流血，直到自己生命垂危，逼不得已，才将计就计地杀死了丧尽天理的克劳狄斯。哈姆雷特的拖延并不是因为他过于健忘而不记得他对之父的承诺，而是因为他无法摆平个人的私仇与公众的利益这一矛盾。

作为王子，哈姆雷特首先考虑的是要为国家复仇。从剧本一开始，哈姆雷特的悲惨命运就是同整个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分不开的。悲剧开始时，鬼魂的出现预示着丹麦国家形势趋超于“重大变故”。全国面临战争，戒备森严，劳苦军民在奴役下忙于铸造铜炮、购买军火，夜夜“不得安宁”。可是就在这人民遭殃、国事绸缪的时刻，国王宝座被一个杀兄娶嫂、伪装正直慈爱的“扒手”、“孔雀”给占据了。宫廷外寒冷刺骨，人心惊恐，宫廷内却是“醉生梦死”、狂欢取乐。父亡母嫁已使哈姆雷特万念俱灰，宫廷的腐败更使他痛心疾首。世界是“监狱”，“丹麦最坏的一周”。他悲愤地大喊：“时代整个脱节了，天生我就是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怎样去整好这个荒芜的世界是困扰哈姆雷特的症结所在。国王是一国之主，他“要轻轻叹一口气，就带来全国的呻吟”口流血的复仇不但不能拯救国家的腐败，反而会激起民众的混乱与悲愤，因克劳狄斯的巧言善辩、装腔作势使民众对他的罪行一无所知。此外，身为王子，哈的言行举止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正像莱阿替斯((Laertes)劝他妹妹不要把哈的求爱当真时说的：

地位太高，一想到就不能由自己
作得了主意；他得受身份的拘束。
他倒不能，就像普通人一样的，
自己挑选，因为他造对了没有
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隆替；
他是国家的首脑，他的选择
就必须先得到国家的同意和批准。

(一幕三场)

哈姆雷特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复仇者。他的行为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垂危，为父报仇已不是个人的恩怨问题，而提升为扭转乾坤、为一切不幸受害者报仇雪恨的大任了。国王克劳狄斯贪婪、狼裹、淫乱无耻、奸险毒辣，他的罪恶是整个丹麦民族的不幸，它不仅使丹麦“遭到纷纷

议论和低毁”，而且“使我们丧失了荣誉的精髓了”，这势必使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除掉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国王本是件深得人心的大好事，可国王周围有像波乐纽斯(Plautius)这样的奸佞支持和群小依附，世人真假不辨，哈要完成他自愿承担的“复仇”大任，委实太艰巨、太严重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必须得小心行事，以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挾伐国王的恶德与败行，才不致于引起民愤与国乱。

哈姆雷特先是以装病来窥探虚实，继而又特意安排了一出与自己遭遇极其相似的“戏中戏”，来证实克劳狄斯的大罪。“戏中戏”发挥了威力，国王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坐立不安，剧没演完就愤然离去，这使哈姆雷特感到自己可以“杀人喝血”了，但他还是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先去找母亲了！”

哈姆雷特的拖宕，主要是因为他“顾虑太多”，他考虑的是整个国家与人民，作为高贵的王子他决不能“轻举妄动”，他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他又为没能迅速为父报仇而深感良心上的不安。每每想到复仇义务他就一再强烈却又总是无效地谴责自己。他的激愤程度近乎歇斯底里。他骂自己是“糊涂蛋，可怜虫”，“萎靡憔悴”，“胆小如鼠”：

明知道亲爱的父亲被人家谋杀了，
天堂地狱都在唤儿子去报仇，
我偏要学下流女人用空话泄气，
学泼妇，不知羞耻，大骂起街来，
简直象妹子！

(二幕三场)

作为人民的王子和父亲的儿子使哈姆雷特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他既不能迅速复仇，又不能原谅自己的拖延，复仇的呼唤与王子的责任折磨得他苦闷、忧郁、厌烦惆怅、悲观失望。使他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更难堪的是他身份的另一对矛盾——真实的自己与虚幻的影子。

二、真实的自己与虚幻的影子

哈姆雷特生活在十六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封建主义交接的过渡时期，也是西方文艺复兴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同那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哈姆雷特身上表现为流血复仇的旧的封建伦理与新型社会道德理想的对立。哈是文艺复兴的新人，无论在思想道德上还是从本能上他已不能热衷于封建传统的复仇任务，但他偏要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虎视眈眈、以血还血的传统的报仇者，苦苦地挣扎着。

哈姆雷特是全面发展的一个新人，他的恋人奥菲利娅(Ophelia)说他是：

朝廷的眼睛、学者的口舌、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
时代的镜子、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三幕一场)

哈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哈曾在人文主义思想的阵地——威登堡大学学习，耳濡目染，使他后来的言语行动中都体现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他赞美“人”，肯定“人”：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三幕二场)

哈崇尚“人”(高尚的人)的价值，热爱民众，推崇人文主义的友爱关系，反对等级偏见和封建奴役。当他的同学霍拉旭以臣属身份称自己是他的“忠仆”时，他更正霍说他要以“朋友相称”，当巡城的下级军官向他表示“尽忠”时，他要求互相“尽爱”。哈的平易近人用他叔王克劳狄斯的话说使“一般群众非常爱戴他”。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学识渊博，头脑敏捷，充满睿智，趣味高尚。他能即兴背诵戏文、编写台词、品评剧作。他在独白和对话中使用了大量的谐语和双关语，它们随着哈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或尖刻暗讽，或粗憨戏谑，但都充满了妙趣和才智。当他初次露面克劳狄斯以“儿”称呼他

时，他的对答是“亲上加亲，越亲越不相亲！”(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和“陛下，太阳大我受不了这个热劲儿”(I am too much in the sun)

哈除了是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学者，还是一个忠实的朝臣和英勇的战士。作为朝臣，他洞察敏锐，看到了丹麦旧风俗!日传统的鄙陋，统治者的邪恶，丹麦社会“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者的芳草。”他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作为战士，他与丹麦宫廷的道德腐败和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总而言之，哈姆雷特是一个热爱人民、热爱国家、热爱荣誉、向往理想的人，与社会、具有高度责任心、德才兼备的高贵工子，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道德的化身，他把个人的复仇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常在苦思冥想:怎样干才算“更高贵”。哈姆雷特这个真实的自己与封建贵族的道德规范、以血还血的陈旧风气已格格不入了，但在他的脑海里他应该是一个“有仇必报、野心勃勃”、“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的复仇者，常把自己与不同类型的作为报仇者和行动者的贵族之弟—莱阿替斯和福丁布拉斯相地比。

迂腐的廷臣波乐纽斯儿子莱阿替斯，继承了他老子的腐朽的封建思想，坚持血仇观念，重视封建排场，缺乏真正道德观。他为报仇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贸然煽动群众起来暴乱，极其轻率地参加阴谋并且提出了用毒剑流汁把哈姆雷特致于死地。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保持中世纪以来封建贵族的默武倾向和不忘复仇雪恨的习尚。为收复亡父的失地，他有意选择了老王去世、新王登基未稳的时候准备进攻丹麦，因叔父阻拦未果，而仍然借路去攻打波兰，最后不仅收复了失地，还登上了他父亲敌人的宝座。

莱阿替斯和福丁布拉斯情形与哈的一样，都是为父报仇，所不同的是前者虎视眈眈、步步逼近，后者顾虑重重、怅惘若失。与他们相比，哈姆雷特自惭形秽，他赞许他们的坚决果断，特别是福丁布拉斯的勇气和行动能力，他非常希望他自己就是他们，迅速地为父报仇雪恨，但除了自责和口头上的坚决，他没有行动上的表示。为什么这样被动消极，他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可是究竟是由于禽兽的健忘呢，
还是因为把后果考虑地过分周密了，
想来想去，只落得一份智慧三份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

(四幕四场)

哈姆雷特似乎不明白他行动的拖宕，但实际上他很清楚那是因为他考虑得过分周密，他的考虑虽然是三份怯懦，但至少有一份智慧，正是这一份智慧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父报了仇而没有违背他的道德准则和有损于他的高贵形象，也正是这一份智慧，使他从根本上不同于封建意识极浓的贵族之弟莱阿替斯和福丁布拉斯。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哈姆雷特复仇的宕延，主要是由于他二项对立的身份。作为王子，他心里装的劳苦大众，肩负着重整时代的大任;作为儿子，他要哀衷进孝，磨刀霍霍，杀敌报仇。作为文艺复兴的新人，他品德高尚，热爱人民，向往人类高贵的理想和无穷的力量，有理想、有责任感;同时他也摆脱不掉封建复仇者的影子。这两对矛盾的相互斗争使他陷入了悲观、忧郁和犹疑不决的精神状态，直到生命临终才除了奸工克劳狄斯，为自己也是为整个丹麦社会报了仇。参考文献

-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 2.孙家诱《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国对剧出版社，1988年。
- 3.王阳《索尔·贝娄与二项对立》，《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二期
4. Bevington, David, William Shakespeare Four Tragedies, Bantam Books, Ncw York ,1988

责任编辑 王冶英

©2004-2005 版权所有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邮编:266003

电话:0532-82032739 0532-82032719 E-mail: xuebshk@ouc.edu.cn

Design by biner